

評 彈

庵堂認母

蔣月泉 王柏蔭述

陳靈犀整理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“庵堂認母”是評彈傳統節目“玉蜻蜓”中的一回關子書——母子團圓。

故事是这样的：姑蘇法華庵女尼智貞三師太和南濠富家郎金秀才貴生相戀，有孕。才數月，貴生死在庵中。及智貞臨盆，生下一子，因庵中不能撫育嬰孩，只得遵照貴生遺命，寫了一首血詩和貴生遺物玉蜻蜓一枚，附在嬰兒身上，命老佛婆深夜將他送往金家。途中嬰兒啼哭不休，老佛婆大驚，亟棄置道旁，遂為開設豆腐店的朱小溪所得。數月後，朱因家遭回祿，無力撫養，又賣與徐上珍為子，取名元宰。元宰天資聰敏，十六歲即中了解元。一日，從他寄母金氏大娘娘（即貴生之妻）處得血詩等物，才知此身並非徐氏所生，乃是金門之子，生母名叫智貞，是一女尼。元宰求母心切，想起寄母有一位結義姊妹，在法華庵為尼，法號也叫智貞，便攜了血詩往訪。經過多番的試探盤問，元宰知道智貞就是自己的生母，智貞也知道了眼前的解元公就是分離了十六年的愛子。雖然她在这十六年來，無日不為思念姣兒而腸斷泪流，但是為了禮法清規，不敢相認，怕認了對元宰反為不利，

內心悲痛欲絕，只得含泪奔回云房。元宰追踪而至，在門外聞得悲泣之声，知母有顧慮，乃驅開云房門，伏地哀求劝解，并出血詩与玉蜻蜓以为証。此时，智貞終因母子之情，难以割舍，顧不得什么清規礼法，毅然相認，骨肉遂得重圓。

这一回傳統关子書的为听众所熟悉也为听众所喜爱，不僅僅在于母子團圓，富于人情味，主要的还是由于这是一个具有强烈人民性的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——凭它礼法清規的压力怎么重，終不能压熄了智貞心头的一团生命火花。

但是旧本对于人物性格的处理，顯然是有所歪曲的；尤其是自它進入了“洋場”以后，更被涂上一層低級无聊的垢污，使原有的光輝异采，消失殆尽。于是一个热情善良而又貞坚勇敢的智貞，被描寫成为輕狂顛預天性汨沒的人。一个年青可爱而又天性純厚急于尋訪生身的母親的元宰，被描寫成为卑鄙輕佻心地澆薄的人。因此，我們在整理上是比较費力的。这里要感謝華东区戲曲观摩演出大会的会演，使我們有机会看到浙江越剧团演出的“庵堂認母”，給了我們很大的啓示和幫助，使这一整理工作，得以初步完成。但是由于水平所限和鑽研不够，还是存在着很多缺点，希望同志们賜予指正。

灵 犀 1957年元旦

庵堂認母

[評 彈]

徐元宰：(表) 徐元宰南京鄉試，得中解元回來，他的寄母金大娘娘給他一只玉蜻蜓和一件汗衫，這都是十六年前他寄父金貴生帶出去的。汗衫上有一首血詩，娘娘命元宰詳解。元宰看到上面的日子是辛未年二月十九日戌時，扳扳指頭一算，辛未年到今年丙戌年，剛巧十六年，和自己同庚；而且生日時辰也和自己一樣，看來這首詩竟是應在我自己的身上！再拿詩句仔細一詳末，原來徐家二老並不是我的爹娘；我是南濠金家的兒子，父親早已過世了，娘的名字叫智貞，是個出家人。現在詳末給我詳出來了，那里去找尋娘親？元宰坐在書房里，對着蜻蜓、汗衫，不禁呆呆思想。

(念) 唉！骨肉分離十六春，

天涯何处覓娘親？

縱然富貴都如願，

抱恨終天枉為人！

(白) 小生徐元宰，年方十六，今科僥幸得中解元，回到家中，寄母与我玉蜻蜓一枚，汗衫一件。汗衫之上，有血詩一首，命我詳解；原來小生并非徐氏之后，親生母親不知今在何方，思想起來，好不伤悲也！

(表) 既然娘是出家人，那么讓我苏州城里城外所有尼姑庵里都去尋找，总好尋着的。不过再一想末，勿对，一点綫索也沒有，瞎撞木鐘，撞煞也沒有用場；又勿好跑到庵堂里，將所有的尼姑都喊出來，一个一个問：“你可叫智貞？十六年前可曾养过一个小孩？”那是要吃耳光的。元宰想了半日，忽然想起了一个人來了。

(白) 哈哈，看來倒有一綫希望，莫非就应在她的身上？

(表) 啥人？法華庵的三師太。她是寄娘的結拜姊妹，法名叫智貞，和血詩上“五常尽礼数，四德占乾陽”那兩句，恰巧吻合，会不会三師太就是我的親生娘？虽然

智貞兩字極平常，師姑叫智貞的也很多，作道名相如實不相如。不過現在总算有一綫巴望，勿要去管它，總要去探訪探訪看。好得三師太是我的姨娘，勿比陌陌生生的，不好貿貿然去找她。在攀談中，我可以探探她的底細，是我的親娘，再好也勿有，馬上可以母子團圓。倘然勿是末，娘呀，只要你在世界上，那怕是遠在天邊，我總要尋得來的。元宰打定主意，拿兩件東西望衣袖管里一塞，出牆門，一路問訊，直望法華庵而來。

(白) 娘呀，母親！孩兒尋娘來了！

(唱) 世間那個沒娘親，
可憐我却是個伶仃孤苦人。
若不是一首血詩親眼見，
還將養母當親生；
十六年做了夢中人。
今朝詳得詩中意，
特地尋娘到佛門。
但愿姨娘就是我親生母，
好教我骨肉重逢聚天倫。

(咕白) 不過有一層倒蠻討厭，出家人勿認俗……三師太就算是我的親娘，她阿肯

認我？

(唱) 怕只怕娘是出家人，
未肯認六親；
縱見孩兒面，
如同陌路人；
她不認親生子，
我如何認娘親；
豈不是枉費尋娘一片心？

(咕白) 算算勿會的，只要是我的親娘，她曉得我就是她的親生侬子，个是板会相認。

[表] 为啥吃得如此准？有道理的：

徐元宰：(唱) 若說出家人，
无有骨肉情；
她为什么血詩一首寫分明；
分明是但愿孩兒得成人；
能把娘親接轉門。

(咕白) 否則血詩去寫它做啥？倘使三师太勿是我的親娘，那是我有得尋呢！

(唱) 娘呀！凭你昆侖頂，
那怕东海濱；
孩兒是走遍了地角天涯也要把你娘來尋；
尋不到你娘親决不轉門庭。

(咕白)我非尋到了你娘親,決勿肯罢休的。

(唱)他是步匆匆直往庵中去,

(表)到席長弄底一看,前面就是法華庵。

(唱)但見那綠楊飄舞碧波清;

跨過板橋到庵門。

(表)上前碰庵門,碰了半天,沒有人答應。元宰想,這裡是不是走后門的?沿着圍牆,兜到后門,起只手碰門。

(白)開門呀,開門呀。

智 貞: (念)唉!身在空門里,

難忘骨肉情。

(白)貧尼智貞,父母早亡,自幼出家,在法華庵中為尼。十六年前,金郎貴生來此游玩,與貧尼一見傾心,十分恩愛。不料才隔數月,金郎抱病身亡。遺下孤兒,不知如今流落何方,怎不叫我朝朝暮暮,傷心落淚!

(表)法華庵智貞三師太,因為今朝眾師太和老佛婆都到施主人家做佛事去了,就剩她一個人在庵堂里。想起十六年前所生的孩子,這一世里,不知母子是否能得見面?想起兒子,也就連帶想到金貴生。所以她開開箱子,拿出她給金貴生

画的遺容，望牆上一挂，香爐里燒了一爐香，供在琴桌上，对了軸子悲哭。

(白) 哎呀金郎呀，金郎呀！

(唱) 一見遺容放悲聲，

想起了當年情景更傷心。

金郎呀多蒙你柔情蜜意深如海，

實指望脫却袈裟換羅裙，

白頭到老永相親。

那知道月不常圓花易謝，

變作了一場春夢了無痕。

可憐君命短，

未許我輕生；

為只為難撇親生骨肉情。

只怕我兒是欲覓親娘娘不在，

要害他抱恨終天苦萬分。

(咕白) 本來我打好主意，你死末我也跟你死，剩我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做人還有啥個趣道？皆為你臨終辰光，橫叮囑，豎叮囑，關照我要看在小囡份上，千萬勿能輕生尋短見。

(唱) 故而我含悲忍淚把年華送，

為了孩兒且偷生。

想一首血詩是我親手寫，

還有玉蜻蜓，挂兒身；
難道是我兒難察其中情。
故而到如今，
已有十六春；
未見兒來尋娘親，
只害得為娘寢不安來食不寧。

(咕白)十六歲哉，應該懂個哉，難道一點也勿牽記娘？為啥直到現在，半點消息也嚟沒？

(唱)她是想到其間心欲碎，
忽聞剝啄叩門聲。

(表)三師太哭哭停停，停停哭哭，忽然耳朵畔邊隱隱約約聽見碰後門的聲音。想這個辰光，啥人在碰後門，要末老佛婆轉來了？一定是忘記了什麼，轉來拿東西的。倒是老佛婆轉來，她用勿到碰門的，後門上有个活絡小門門，只消兩個指頭一撥，門就會開的。要末我剛才去關門，給我將大門門上了？讓我去開。三師太眼淚揩干，出云房，門帶一帶上。一路出來，到後門問一聲。

(白)外邊何人？

徐元宰：(表)聽見里面有人問，連忙回答。

(白) 是我，南濠來的。

智 貞：(咕白) 哦，南濠來的，勿是老佛婆；大既是金府里的人。

(表) 門去掉，開出門來一看末，噠！倒呆脫哉。只見后門口立一位十多歲的年輕小伙子，眉清目秀，丰度翩翩，頭戴解元巾，身穿鸚哥綠海青，他那面貌和身材，與金貴生生得一模一樣。‘阿會我出了眼淚，眼睛有點花？再仔細一看末，實在象金貴生，象極哉。

(白) 噠！你……(掩飾地) 你這位公子，這樣穿戴，莫非是一位解元公？

徐元宰：(表) 元宰看見出來開門的，是一位師太，三十來歲，瘦長面孔，頭戴元色僧帽，身穿青灰杭綢長領衣裳，腳上云鞋白襪，頭頸里一串念佛珠，望上去骨格清脫，交關文靜相。奇怪，她看見了我，為什麼要如此驚慌？所以也呆了一呆。

(白) 噯……小生正是今科僥幸得中的。

智 貞：(表) 自家也覺着不對——有點慌張。連忙強作鎮靜，打個問訊。

(白) 請問解元公，尊姓大名？

徐元宰：(回禮) 小生徐元宰，請問師太法號？

智 貞：貧尼名叫智貞。

徐元宰：（注視地）哦！師太法名智……貞？

智 貞：（疑异地）正是。

徐元宰：（咕白）我是特為來看你的，倒巧極哉。

（白）（作揖）原來是母姨大人。

智 貞：（表）三師太聽見這個稱呼，覺着奇怪，
啥人呀？

（白）請問解元公，因何如此相稱？

徐元宰：南濠金氏寄母，與師太乃是結義姊妹，理
當以母姨相稱。

智 貞：（咕白）哦！是南濠金大娘的寄妮子，徐
家裏的少爺。他靠十歲辰光，我到金家
裏去，曾經看見過。他的眼睛、鼻頭，生
得蠻象金大爺，當時我看見了有點詫異，
想勿到現在他的面架子，加二象哉。

（白）原來南濠解元公駕到，里边請呀。

徐元宰：母姨大人請。

智 貞：如此貧尼前邊帶路。

徐元宰：有勞了。

智 貞：（表）隨手將後門仍舊門好，前面領路。
一路走一路想，他從未到庵里來過，今朝
來做啥？世界上面貌相同的人有是有的，
沒有這樣的相象。

(白) 奇啊!

(唱) 那智貞是輕移步，向前行，
低头默默暗思忖。
想面容相似原常有，
那有解元公这样的象郎君；
竟然不差半毫分。
他是从未登門來此地，
今朝何故忽光臨；
想必其中定有因。

徐元宰：(唱) 那元宰是后边跟，暗疑心，
想姨娘見我到庵門；
为什么双目頻頻看小生。
她是神色慌張心不定，
內中定有蹊蹺情。

智 貞：(唱) 一个是見鞍思馬心情乱，
想起了十六年前骨肉情。
倘然我兒还在世，
定与他一般長大已成人。

徐元宰：(唱) 一个是低头思索詩中句，
但愿眼前人就是我娘親。
能得今朝团聚在庵門，
免教我无娘的孤兒无处把娘尋。

智 貞：(唱) 三师太是滿腹怀疑猜不透，

行來已到客堂門，
開言便把解元稱。

(白) 解元公里边請。

徐元宰：母姨請。

智 貞：解元公請坐。

徐元宰：母姨請坐。

智 貞：解元公請少坐，待貧尼取茶來。

徐元宰：母姨不必費心。

(表) 三師太到里边去托了一只茶盤出來。盤里一碗茶、四碟茶食。走過來拿茶碗與碟子在台上一放，茶盤就在台子半邊一擺，身體坐定。

智 貞：解元公請用點茶。

徐元宰：有勞母姨了。

(表) 三師太在碟子里抓了幾顆糖蓮心，
放在元宰面前。

智 貞：請解元公用些蓮子，倒還算甜美可口。

徐元宰：多謝母姨。

(表) 元宰想，她開門見我，為啥要那麼慌慌張張，待我來借蓮子為因，拿尋娘的心事，吐露一點，看她怎說。所以对糖蓮心看看，嘆了一口氣。

(白) 啊母姨，想蓮子末，莫道其味甜如

蜜，須知蓮子苦在心！

智 貞：（表）三師太想，你說出這樣兩句說話，好象有什麼心事悶在肚皮里。你末是解元公，少年得志，父母在堂，有什麼苦啊？我是出家人，未便多嘴，問東問西。所以只做沒聽見，勿來接嘴。

徐元宰：（表）你不接嘴，沒聽見呢，還是沒听懂？那麼讓我再說得明白點。怎樣說法？眼睛一觀，看見天然几上有座白瓷彌勒佛，撐開了大肚皮。元宰想，題目有了。立起身來，走到天然几畔邊，伸出一個指頭，指指彌勒佛的肚皮。

（白）佛呀，佛呀！想你身在庵堂之中，如何大腹便便？倘然生下女的，還好在庵堂之中做一個小師太，若是男的末……只怕庵中容他不得，惟有將他拋擲在外了！

智 貞：（咕白）啊！閑話勿對喲！阿會金大娘娘已經曉得我和大爺的事體，有心喊他來探探看？那是禍從口出，我要加二當心點，少開口為妙。現在先拿閑話來扯開。

（白）請問解元公，今日光臨小庵，有何貴干？

徐元宰：(咕白)有何貴干？怎能開門見山，老實告訴你是來尋娘的？

(白)甥兒今日到此，是特來進香的。

智 貞：(咕白)閑話還是勿對。讀書人燒香末要到文昌閣去，那哼跑到庵堂里來？再說僮兒也勿帶一個，香燭也勿備一副，你跑到此地來做啥？

(白)啊解元公，你要進香末，還是到文昌閣去才是。求文昌帝君保佑你文運亨通，連中三元。

徐元宰：母姨你那里知曉，甥兒正因為有一樁心事，要求菩薩保佑，故而特地到此。

智 貞：(表)三師太想，你們男人家，就是要燒香拜佛末也要到叢林寺院里去，怎會到尼姑庵里來燒香？事情總歸不對。不過你來也來了，又勿好硬勁回頭你，庵堂里勿許男香客燒香，到底勿有這種規矩。何況我和金大娘娘是結拜姊妹，說起來燒香望姨娘，一事兩勾當，有啥勿對？既然他是來燒香的，總還好打發，就陪他到殿上去一回，讓他燒過了香走吧，何必和他多纏了。

(白)如此，請解元公跟隨貧尼，去至殿上

拈香。

徐元宰：是。

〔表〕三师太南无仔手前头走。

徐元宰：〔表〕元宰跟在后头。从客堂到佛殿，要经过修竹堂。堂前种的全是竹子，綠陰遮日，翠叶迎風，耳朵里只听见“洒洒洒”如同金石之声。“喔唷！該搭場化●阿要幽靜！”一看路旁有支竹笋，刚刚冒出头。元宰想，我不免借物比人，來試探試探看。所以身体立定。

〔白〕啊母姨。

智 貞：解元公。

徐元宰：母姨你來看啊。

智 貞：看些什么？

徐元宰：喏！在这里啊！

智 貞：〔表〕三师太跟着元宰指头一看末，“我道看点啥？”

〔白〕乃是一支竹笋。

徐元宰：是呀，乃是一支竹笋。請問母姨大人……

智 貞：解元公有何动問？

徐元宰：母姨啊！

〔唱〕想一支竹笋路边生，

● 該搭場化，此地。